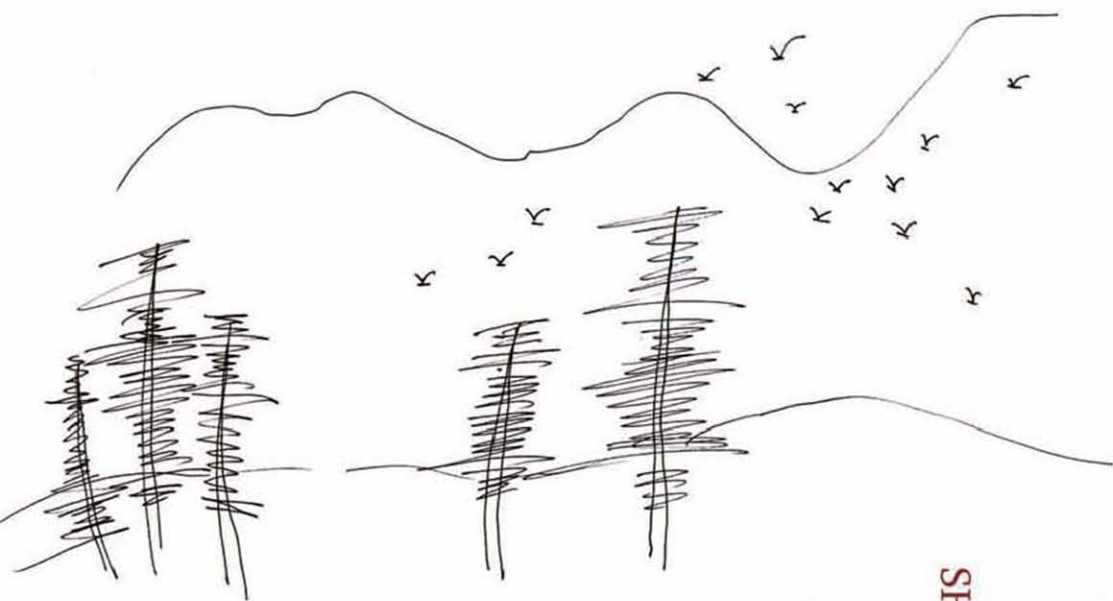




山高水长

SHANGAO 李亚明
SHUICHANG 著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李亚明，甘肃环县人，庆阳市作家协会会员。1964年生，中学一级教师，初中毕业回家务农，1983年当民办教师。1991年师从李建荣老师学习写作，处女作《生活的厚礼》获甘肃省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征文一等奖，受共青团甘肃省委、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甘肃省学联奖励。《打工为读书》《思念》收入李建荣主编的《作文突围》里。曾跟着李建荣老师聆听过贾治龙、彭金山先生谈诗歌、论创作。多年来，笔耕不辍，愿做生活的书记员。坚持奉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信条。

山高水长

SHANGAO 李亚明
SHUICHANG 著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高水长 / 李亚明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5.9

ISBN 987-7-5490-0934-3

I. ①山…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2098号

山高水长

李亚明 | 著

责任编辑 | 李浩强

责任校对 | 甄惠娟

装帧设计 | 陈晓燕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h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h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甘肃同济彩色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 数 | 143千

印 张 | 6.5

印 数 | 1-3000

版 次 |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10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87-7-5490-0934-3

定 价 | 36.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谨以这本小书献给环江——这滔滔不息的
父亲河、母亲河！

家庭史写作的人文价值

——李亚明的非虚构写作

李建荣

李亚明的写作不是虚构的，具有自叙传的性质，这一类型的写作现在流行叫“非虚构写作”。亚明主要写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文革”以来的生活变迁，关乎三四代人的命运。非虚构的、纪实性的散文也是文学创作，李亚明是以文学创作的激情，以散文这一文学样式反映西北黄土高原上环县山区里一个农民家庭的苦难历史。这也是一位山乡教师通过这样的文体自叙改变命运的艰难历程，表达自己对人生的审美。

这本书的意义何在？一个国家的民族史就是由家庭史构成的。李亚明是甘肃省庆阳市环县人，关于环县的革命史、文化史都各有文人撰写，可是普通农民的家庭史记却未有多见。李亚明的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具有一本家庭史的性质，由这些生活的细节里，我们能够看见人生存的根，看见文化最根本的存在的力量。阅读这本书，我生发出一些思考：

一、小历史映射出大历史影响人的命运的力量

个人历史、家庭史可以说是小历史，但是却与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的大历史密切相关，冥冥中发生着无形的关联，互相影响着。

环县在庆阳的北部，与宁夏固原、陕西陕北的三边一带接壤。1936年红军长征下了六盘山，进入陕北的落脚点就是环县，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在这里截击国民党驻守宁夏的马家军和驻守陕甘的胡宗南部队的，那一年习仲勋在这里担任了中共环县县委书记，被当地老百姓戏称为“娃娃书记”。在此之前，刘志丹、习仲勋他们已经在这一带闹革命了，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权。有一次，我到山乡深处的一户人家遇到了一位老赤卫队员，他给我讲说当年的战斗故事。我这才认识到，即便是革命史，老百姓自己也有自己的记忆和传承记忆的方式。

我曾经进入那个山里，当然是坐着车，顺着盘山绕圈的公路，可是以前这里全是人行土道。那次我到那里是带领我们民间文艺家协会，给一位和大清官员李鸿章同名的人家去颁发“庆阳市民间文艺博物馆”的牌匾。当年红军的领导人、陕甘革命根据地习仲勋等领导人，在他家的土窑洞里住过，他们将那些窑洞和使用过的实物保存下来，成为了一个兼具民间文化和红色历史特点的家庭博物馆。你只有进入那里，你才能知道当年习仲勋他们和赤卫队员为什么要跑山钻梢林，因为敌人找不着啊，便于生存、易于自我保护嘛。

李亚明的家就在那个山里，从1991年他成为庆阳市民办教师进修班的学生起，就经常听他讲起出山的经历，栽倒的、摔伤的，徒步走路出山，脚板磨破的情景历历在目。如果天气好，总要骑着自行车出山，车子放在山口人家，再乘车到县城或学校。

上到山顶看，那是一个四面都是馒头山的小塬头。远望馒头层层叠叠，如在冬天就是高粱面馍馍，如在下雪天，就是白麦面馍馍，如在夏天就是绿色的苜蓿疙瘩馍馍，秋天呢，庄稼成熟，就是金黄的糜子面馍馍了。我去的那年，是个夏天，黄色的麦子与绿色的玉米在窄小的硷畔地间交互镶嵌，谷子、糜子、荞麦、荏、洋芋和黄酒都是那里的特产。但是那里地多人少，都是洼洼地、跑跑坡，下雨很少，干旱的时候多，十亩地赶不上前塬一亩的产量。人生活艰难，贫困问题怕是从当年南梁苏维埃时期开始就搞土改开始解决了吧，一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总理直接关心的国家贫困县，扶贫依然是各级政府不断要解决的大事情。

二、非虚构写作反映出了非物质文化里的创造精神

但是，这里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一种贫瘠荒凉，农业和畜牧业的综合发展，积累了民间的财富。煤炭和石油的开发也给国家做着输血一般的不断的贡献。这里在我的心目中是共和国民间艺术非常神秘的高境界的地域，保留的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着世界又走出国门，不断代表国家去做体面光彩的交流。

多少次，我来到这块土地上，感受到大地的富足，心灵的安稳，精神的刚劲，艺术的苍莽。很可能，李亚明的散文，得益于母土，受到了这块土地上的艺术血脉的滋养吧。

李亚明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的父亲为主线写出了共和国士兵——一位因身体原因退伍山乡的解放军战士的人生。他的父亲参

加了解放西北的许多战役。1951年3月又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乘火车到郑州因身体有枪伤未赴前线，四五年后退伍，终于和八年前结婚的妻子团聚。最后在暴雨之夜因窑洞坍塌而去世。他的子女和儿孙继续沿着父辈走出去的道路挣扎着、奋斗着，快乐生活着，幸福奉献着。终于，他子女们的一个个小家庭从贫困与屈辱里站了起来，继续传宗接代，耕读传家。大儿子成了医院的主治医师，小儿子成了县城中学的老师，孙女成了省城著名大学的教师，也一定是未来的教授。苦尽甘来，让人不免要想，这土地上，壮烈的牺牲与理想；这岁月里，悲壮的煎熬和希望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思考它们，你就一定会感到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奋斗精神。你一定被一个家庭的文化代际相传的力量所敬服。

李亚明是否以文学的方式写出了这一点？他是否真诚、真实地描叙出了个体家庭历史所蕴含的黄土大地的文明之厚重？是否形成了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完成了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是否超越了一己命运的局限，透视出了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他是否逾越了让人陷入苦难之中的怨怼失落？是否完成了对回忆的清晰描绘，显示出陇东黄土那焦枯而又葱绿繁茂的勃勃生机？——如果李亚明打动了你，你仔细阅读中，在以上方面有过感动、惊悚，惊讶、沉思，那么你一定对我的提问做出回答了——用你的心脏的跳动，用你的落在尘土和草花上的泪水。

那么我想说，这是一个教师超越教师身份与阅历的局限，以作家的视角，实现了一次对生命体验的艺术倾诉。人要做到这样，必

须坚韧，必须任劳任怨，必须等待理性光芒对过去阅历的照亮。到那时，他会认为自己必须义无反顾一次，视死如归一次了。因为我们大都回避痛苦与苦难而有意麻木大脑，不敢去触动悲伤了，那么他就超出了。

李亚明工作、生活的环县有很悠久的历史文化。一个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道情皮影，走州过县，到中南海给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演出过。按我想，当年他们之所以爱看，就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这里看过吧，就是后来陕甘宁边区时期经常的文艺汇演。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想念老区，看看环县牛皮影子或许能解解想念之苦吧。这皮影子戏也漂洋过海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去表演过，比如意大利、法国等国家，但是这老家子戏的戏窝子就在李亚明家乡的土塬上、窑洞里，亚明在他的文章里写到了。但是亚明自己没有什么名气，一个环县城里的初中语文老师罢了，除了他的学生和同事知道之外，我想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作家的。可是，我在23年前就希望他成为一位作家，并且课堂上有过这样的明确肯定。当年作文写自己的妻子，我鼓励了，叫他大胆在课堂上朗诵了，同学有感动的，也有奚落他的。我是他的靠山，叫他无畏一点，人间真情征服了读者，这一风格一直保持到做老师，做父亲，做文章，一以贯之，这就能在精神的阶梯上一步步走到创造的高度。

三、教育对人生事业的成功与否有超越时空的影响

我坦率地认为，他以这样朴素的写作，回报了我，使得我为他

们所做的一切都闪耀着教育的神奇感，让人看见跨越时空，天地阴阳之间，人格与人格的照耀，灵魂与灵魂的言说。那是23年前，也就是1991年，他由民办教师考上中等师范学校成为我的学生，他是两个班上写作文最快、最多的一位，别人一个学期写一个作文本，他要写三四个本子，还会密密麻麻地修改。为了省纸，常常正反两面写。记得李亚明、牛朝旺、郭鹏、李崇辉、郭华婷等都作文写得好，受到我多次表扬。其实，我抓住希望工程的主题，让他们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教育生涯，写自己的小学教育生活，一下子激发了全班同学的内心，没有料到个个都写得很好。他们放下了粉笔和教鞭，离开自己的妻儿父老，到这个叫宁县师范的学校学习，首先是毕业后就转为了公办，那可是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大转变啊。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要把他们作为人民教师的精神发掘出来，让他们自豪！我真收获了！举行了一次朗诵会，两班将近一百人，哭了一教室的眼泪，我这老师也和学生一起哭。那次我只请了一个同事王明珍去参加，想来王老师一定记得那个感动的场景。

李亚明的《思念》就是写自己在山里带孩子、种地的妻子的，记得他在作文里叫改玲姐。他的文章触动了每个民办教师那本两半户的贫寒生活。那既要教书又要种地，工资微薄到可怜的程度的生存状态，就是中国当年教育的现实啊。那个时候的我28岁，已经站在讲台10年了，那确实是我语文教学曾经的一个高度。我随后去武汉大学进修，带着那些学生的作文给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位彭老师看了，她觉得应该组织全国的小学教师写写希望工程，反映教学

现实，出版一套希望工程丛书，虽然后来社领导没有支持我们两人撰写的出版方案，但是民师班的那些文章，我还是选用了一些放到《作文突围——跟着李老师写作文》里作为例文，亚明的优秀作文就是写了点评发在这本书里的。

再后来我去进修了，他的文章在全省大中专作文竞赛中获奖的事，我作为当年的指导老师并不知道，是现在担任庆阳市政协副主席的郭晓霞老师给我讲评奖会上情况的，她说她在现场向大家介绍了宁县师范我的作文教学的成果。那时候，我已经出版了总计20多本学生的作品集了。在我的生涯里，每一次教学过程都是精神的冲刺，都是和学生心灵的高度共鸣的过程。从1981年开始，到1992年，我用十年时间，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场成功的教育实验，学生的作品摆上了在全国的书店。

离开宁县师范学校到武汉大学去进修的时候，我儿子还才出生七天。我就托付给了这些学生，他们大多都是我的同龄人，比我年龄大的还有一些，懂得生活的艰难不易，懂得从生活上担待帮衬我。就是李亚明，我走后他为我家里提了一年的开水，他不畏人言，没有怨气。还有他的同学郭鹏等班上的四五位女同学帮助照料我的妻子和孩子，帮她洗衣服。

一晃三十年了，那个叫作宁县师范的学校已经变成了宁县职业中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到那个山头了。但是，当年我在那里的教育实践却依然在我的学生心中发挥着无形的影响，这是我感到不可思议的、震惊的。因为我确实当年并不以为亚明真能写出一本书

来——我真心地鼓励过他，肯定他的志向。但是，我没有预料，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当年对人的激励了。对，是志向，是心愿生了根，就会开花结果的。

四、文字风格与作者人格特点融为一体

正是朴素、真实、真情才使得这本《山高水长》，如环江，流淌着庆阳革命老区人民对生活的真诚热爱，其文字的朴素和为人处世的“实诚”风格是一致的。

毕业回到环县，李亚明经历了多年的生活艰难，即便是这样还是保持着师生情谊，经常来看望我们，提点黄酒，拿点杂粮，坐一坐就回去了。如果我农村的老家有忙碌的活，知道了，还会跑回我的老家泾河边去帮忙。庆阳最北边接壤宁夏，最南边接壤陕西，远啊。记得没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他和他们班同学还骑车子五十公里路，回到我的山村，帮我家割麦子，我也是个“两半户”，常常顾了教学，顾不了庄稼。直到四年前，我母亲去世，他还从200多公里外的环县来到我的村子劈柴担水好几天。到了安葬母亲的那天凌晨，天气很冷，前一天回到各自村学的几位他们班的同学还骑着摩托车赶回来，和他一起为我妈妈挥一锹土。那一刻，村里人、亲友们都肃然敬佩他们，我也感到了当老师的尊荣。这比我死了，学生来埋葬我，都让我刻骨铭心，我非常看重我们师生之间这样深厚的人间大情大义。

我想正因为对生活里李亚明是一个重情谊的仗义的人，有醇厚

的品格，他才能在写作的世界里，有那样坚定的毅力，把自己一家人的经历写出来，并且写得这样力透纸背。从这些文字里，我感受到，毕业二十三年，他是坚持阅读学习的，坚持思考的，没有背叛自己的出身和心灵。在他的文字里有着山里老牛一样的坚实憨厚，又有着山里雄鹰一般的坚毅，他从凡俗的沉重的生活里看见了坚守信念的必要、必须。他也在农业与教育两块土地上都找到了诗意，避免了被沉重繁杂的劳动压垮，如果那样，这些生活即便写出来，也只是一点人生经历，却不会是文学了。

他写当年父亲乞讨归来，说世上还是好人多的时候，这些作品的大善的光辉若太阳一般灿烂，又如黑暗一样巨大。苦难与宽慰，延续着生活，他数次写梦见父亲，写和父亲之间的灵魂感应，写无尽亲情在一家人生活里的延续，这是爱，是穷人家庭得以存续的根本原因。这块土地上苦难太多，这是地理的、历史的多重原因赐予人的，但是李亚明却能找到一股溪泉一样轻快的语言来写姐姐、弟弟，写童年的欢悦、劳动的幸福，写大悲大哀，又最终化悲为乐，这就犹若那信天游和牛皮影子戏，悲从地来，乐从天来，互相倾听，彼此消融了，使得人生变得空无际涯了。

一方院子，一丛树，一片云，李亚明的叙事中确实是有精彩处，他吸收了散文诗的笔法，也借鉴了小说的叙说方式，突出了一些文化亮点，形成了一些意境。如果把它写得美好了，那一定是那扫院子的人，那栽树的人的劳动的美好，照亮了劳动本身。那一定是哥哥或者妈妈或者姐姐或者自己的孩子们，在生活里被什么启发了，

一定是会意了什么天象吧？

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劳动者劳动的光荣与美好的书，他以劳动者自己的语言，将生活的黑暗和光亮都还原在岁月里。这是怎样的文字呢？到底是怎样的文学，是黄酒一样的，没有掺水的，是用一根火柴点燃就能烧起蓝色火苗的山里的杂粮酿造的手工酒。它的作者用属于自己父母的语言，以自己的父母看待世界的方式，看见了生活。

这些文章有什么不足呢？不足就是太平凡了，平凡到不能令人相信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写出来的！在平地深处的惊雷，总让人感到一股敬畏的气息，让人惊异思索普通百姓的文字成功的缘由。文章可以这样写，可以写得无所畏惧，又大度从容。这样写作，就是让生活本身呈现你的真实人生，让你往昔的人生再一次复活，照亮你未来的人生。

至于这些作品的一些缺点，也是有一些的，留给作者自己去解决吧。还是希望李亚明继续写下去，一个语文老师理应成为自己家乡的文化名人或文学名士，成为那块土地之命运的代言人。对于李亚明自己来说，他写作就是为了告慰在天之灵吧——在十字路口烧化纸钱——这个目的之外的这些话，其实我也是说多了。

2015年4月20日于宁波

一个懂得幸福的人

梁鸿伟

同事李亚明，甘肃环县八珠乡苟原村人。和我是同年同月生而小我三天，我呼之为老弟。

亚明八岁时父亲为了保护生产队的羊而遭遇横祸离世，留下其母与兄弟姐妹七人，亚明老七，最小！

我是十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留下父亲和兄弟姐妹八人，我是老八，最小！

亚明和我的命运如此相似，真的都是苦命人，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正在人生欢乐的童年成长期却偏偏遇上的是那靠劳力靠工分吃饭的生产队年代，又都失去了一位亲人，所以可以这样说：亚明所吃过的苦我都吃过，亚明所经历的事我都经历过，亚明所走过的岁月便是我走过的岁月。因而对亚明老弟所写的自叙传式回忆录《山高水长》，我之读来倍觉亲切，几乎是在短短的几天就读完了。我读他的《山高水长》就如重温自己的经历，书中所提及的打柴砍草、担粪锄地、放羊喂猪、扬场打碾各样农活我是样样熟悉。置身文中，又仿佛把我带入了那个“苦难与欢乐共存，艰辛与激情并在”的年代，恍惚间，书中的“我”不是亚明而真的是我。同病

相怜，感同身受，这就是《山高水长》带给我最初的激动与愉悦。

但《山高水长》的作用不仅仅是帮助你记忆起那个年代。我们细读《山高水长》，透过主人公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片山穷水瘦的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同天斗、同地斗不甘屈服于自己命运的那种顽强拼搏的精神，以及那生活在大山深处淳朴厚道与愚昧野蛮共存的人们之间展现的既有大度又有小气，既有热情又有冷漠的人间实情，还有那令每个人都难以忘怀的永恒不变的伟大的父爱与母爱。可以说《山高水长》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幅幅真真实实的生活画面，《打柴》《吃瓜风波》《碾子》《吃野菜的日子》《吼塌窑》《木驮桶》《想起那“飞鸽”》等篇目，无不再现了那个年代那些人们所经历的那些场景那些事情，读来确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山高水长》以拉家常的口吻，通过一个个生动真实的故事，充分展露了生活在秃山土岭自然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县的农村人的人情世故和家长里短。——他们既听天认命固守家园又穷则思变拼命挣扎，他们既充满温情相互帮衬又暗含妒羡斤斤计较，他们在质朴中流露出几分尖刻，在厚道中透露出几多机敏。亚明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自己生活过的小天地的亲人、邻居、同伴及同事，但给我形成的印象却是一个个特征突出跃然纸上的活生生的环县人。在亚明的笔下有贫病交加但不忘集体的父亲，有人穷志不穷敢与命运抗争的母亲，有知冷知热体贴入微的大姐、二姐和很有心计的三姐，有通情达理能同甘共苦的大哥大嫂和大亚明两岁老实本分的三哥，也有慈祥厚道的三爷，有尖刻狠心的任叔，有风流成性的记工